



# 鐵道游擊隊

附 录

# 鐵道游擊隊

附 录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长篇连环画《铁道游击队》，是新中国连环画宝库中的一套名篇佳作，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系列中的一套优秀出版物，是两位创作者丁斌曾、韩和平先生与脚本作者董子畏先生合力打造的一套红色经典图书。

多少年来，《铁道游击队》连环画在读者视野中魅力依旧，长盛不衰。但凡上了些年纪的人都记得他们儿时对这套连环画投入过几多珍爱之情，不仅故事精彩，而且画风秀丽，以至到现在仍念念不忘。《铁道游击队》成了读者阅读、品赏的保留书目，也成为他们『收藏』往昔美好记忆的情结之一。

每念及此，如今健在的绘者之一韩和平先生总是感慨良多，他回忆道，这套连环画的创作在当年可谓一项大工程，之所以能博得读者的长久青睐，一是基于文学原著的故事性，二是脚本文字的出色改编，三是归功于那时出版社领导的重视与

支持，四是赶上了那个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大时代。有了这样的条件和背景，他们才几度赶赴山东枣庄、微山湖一带体验生活，才可能在社领导的策划拍板下，继一九五五年五月出版的单册《铁道游击队》故事《打洋行》之后，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套书编绘征程（也即从一九五五年九月面世的套书第三册《夜袭临城》至一九六二年九月重绘出版的套书第一册《血染洋行》、第二册《飞车搞机枪》止）。

当一套十册的《铁道游击队》完整地呈现于读者面前时，它的独特外观、醒目的装帧设计和优美细腻的画面，立刻吸引了人们的眼球——首先，其开本为五十开中式翻阅，左图右文的版式贯穿始终，图幅也大于一般常见的六十开本，能够充分地展示画面的艺术表现力。其次，这套连环画的封面设计使用统一的字体，根据每册不同的内容来变换书名色彩，让每一册既相对独立又服从于套书整体。这些外观形式和内文设计，在以六十开为主的连环画产品中尤显突出，是前辈们匠心独具的创意之举。

这套连环画是丁斌曾、韩和平两位画家用单线描技法绘制革命斗争题材的成功之作。一般而言，连环画的创作方式多为个人单独绘制，也有二人组合及多人集体创作几种。就二人组合来说，本社历史上曾有过几对比较固定的著名搭档，除丁斌曾、韩和平外，还有如赵宏本与钱笑呆、盛亮贤与沈悌如、任伯宏与任伯言等等，由于他们之间的画风互补，配合默契，加上各自的技能特色的充分施展，创作出了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木匠迎亲》、《灵泉洞》这样在全国连环画评奖中获得殊荣的精品力作。在这当中，丁斌曾、韩和平联袂创作的《铁道游击队》可谓耀眼夺目，而且其人物形象塑造、个性刻画和环境景物的配置、调度，都在两位画家笔下栩栩如生，富于典型性描绘；尤其在表现方式上，既汲取了传统线描的技法和韵味，又融入了现代绘画的写实元素，二者相辅相成，在脚本文字的有力烘托下，演绎了一出故事生动、图文俱佳的经典好戏。所以在全国首届连环画评奖中，《铁道游击队》毫无悬念地夺得了绘画一等奖，文学脚本改编二等奖，作品不仅一版再版，

其中有几册还被译成少数民族语言，出版单行本，足见影响范围之广。

为了全面呈现《铁道游击队》的诞生过程，我们将最初的单册故事《打洋行》亦收入套书内，谓之十加一，使爱好连环画的读者能够从中觅得一种收藏的满足感。诚然，要真正做到原貌复制委实不易，我们只能在开本形式、版式和封面设计上力争与老版相接近。

同时，我们还制作了一册《附录》，封面图我们采用的是两位画家当年为《学文化丛书》中《打洋行》一书所绘的图稿，一般读者很少能见到。《附录》中收入了两篇画家的创作回忆长文，一篇是已故画家丁斌曾先生生前撰写的《〈铁道游击队〉创作回忆》；另一篇是韩和平先生的《〈铁道游击队〉创作中的一些回忆与感想》，后者乃韩先生专为本套书的再版所写。两篇长文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披露了绘制这套连环画的前后经历和种种细节，还有创作心得与感言。朴实的语言，生动的叙述，为我们再现了他们当年深入生活的所历

所悟、凝聚于笔端的殚精竭虑和勇于探索、不惜重复创作的敬业精神。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久远，画家手头的速写和照片等素材资料均已散失，无从收集，所有关于创作的过程信息只留存于画家们的文字中。

所幸有作品为证。读画家们的心得感言，再来品鉴这套十加一的《铁道游击队》，两相结合，同样能让我们感触到作品中人物的鲜活、场景的准确和道具的逼真，同样可以在阅读故事中体味到那个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也同样能在画家的精细描绘中领略其艺术魅力。

## 《铁道游击队》创作回忆

丁斌曾

说起连环画《铁道游击队》，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和韩和平在连环画上有过不少合作。这部连环画和其他创作不同的是，它的创作是从一次失败开始的。五十年代初期，我们走上连环画专业创作道路不久，合作过一本书叫《打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小故事。我们凭着喜爱这个故事的热情，借着历史照片和画报上的资料，就画起来了。虽是注解了文字，画出了故事，由于我们缺少表现这个故事的生动，以及所需要掌握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缺少真实感。大约我们都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对小说《铁道游击队》特别喜爱，失败没有让我们灰心，相反促使我们下定决心，计划把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重新创作，采取一切方法努力把它画好。我们的计划得到创作室领导的同意和全力支持，并从一九五四年底开始了准备工作。我们反复阅读小说原著，结合和故事内容同一时期的文献资料，深入仔细地分析研究，弄通作品的主题思想，熟悉其中的各章情节和要表达的内容，掌握书中各个人物



的特点，依其个性和出身经历所应有的特征，初步设计出人物造型绣像图，归纳出自己所不熟悉和难以表现的诸问题，以便逐一解决。针对前次失败原因，在创作准备的计划中，安排了多次深入生活计划，访问原著作者和当年铁道游击队的有关人员，到故事发生地去体验生活。这几项工作，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访问作家刘知侠是我们走出画室的第一步，他帮助我们进一步地了解这一作品的历史背景和之所以进行这一创作的前因后果，这给我们具体创作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也为我们走向生活提供了造访的人物、行走的路线和蹲点的地方。

《打洋行》第14图、第61图

小坡



林忠



鲁汉



老冯头



《铁道游击队》人物造型绣像图（丁斌曾、韩和平绘于1962年）

刘洪



李正



王强



彭亮



向直接投身于铁道游击队的人物学习、求教，可以弥补作者生活的缺乏，同时也能进一步理解所要塑造的各类角色。刘金山是我们第二个访问的人。那是在一九五五年初冬，他利用空暇接受我们的访问。虽然已是正规军人，但从他豪爽的性格、随意的作风里，还能看出他是一个游击队的老战士。他边喝酒边吃饭边回忆过去，从中午谈到晚间。他介绍了原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洪振海的战斗业绩、个人独特的性格、勇猛无畏的精神、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直到老洪最后在黄皋庄战斗中壮烈牺牲，让我们对这位游击队大队长有了更多的了解。

铁道游击队里矿工、铁路工人、农民都有，像当时铁路沿线的农村一样，各种服装都穿，以农民服装为主，都难以分辨出是老百姓还是游击队。关于使用的武器，过去使用过大刀，那是民间自己打造的，其他都来自敌人；有的是通过关系购买，但很少，在初期拉队伍时有过，而后都是每次战利品除上交之外，留下给游击队的，其中有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三八式长枪、捷克式轻机枪和日式的重机枪以及弹药。

芳林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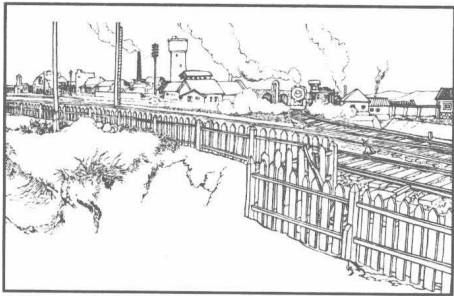


芳林嫂绣像

我们询问了像芳林嫂这样的妇女的情况。他认为小说中的芳林嫂，是许多抗日妇女形象的缩影。许多妇女支持铁道游击队抗日活动，贴标语、送情报、站岗放哨，甚至直接参加战斗。芳林嫂大名叫池荷贞，是铁路工人的遗孀，和洪振海是有情谊的；她为人爽快利索，胆大心细，能吃苦，不怕死。因为她没裹脚，所以都叫她「池大脚」。

铁道游击队的流动性很大。抗日工农在游击队中战斗一个时期，受到非正规的军事训练和实践的考验，都很能打仗。不少被输送到山区参加正规军，所以铁道游击队也是八路军的后备力量。战争结束，

铁道游击队的故事，许多要涉及到铁路、火车以及与行车、装货卸货等一切有关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已决定，这个故事要以单线白描的形式画出来，不弄清这些物事的详细情况，是难以表现的。以往我们也多次乘坐火车，有兴趣看火车的启动和运行，毕竟观察得不仔细。现在我们登上火车，北去山东深入生活，走进车站就开始观察分析和研究，比如大小站台是如何式样、客货车厢有哪些区别、火车头有多少种、各车厢的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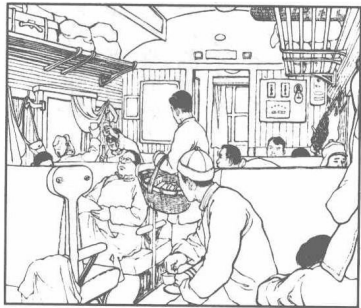


原济南火车站一景

有的转到铁路局，有的就转到解放军。最后，刘金山同志送了一张他刚参军时的照片给我们作纪念，是一帧非常英俊威武的军人像，看那模样太像我们所画的绣像上的刘洪了。

接是靠什么机械零件，出站的扬旗与标志又是怎样的等等，几乎都感到又新鲜又陌生。登上火车，所乘坐的车厢以及其他卧铺车厢都可以让我们仔细观察，画下写生，把车内的标志、各处的安排与景象一个不漏地画下来。值得一提的，我们还特别注意旅客的衣着打扮和他们所携带的行李、提篮、包裹、小物件，从中分析是属哪类或哪个阶层的人士，更有兴趣去寻找像是来往山东一带的老乡，先听一下山东的过去和今天，用所有的空暇与他们拉呱儿。此外也不放过车入山东之后窗外景物的变化，到达济南的一段有白天和黑夜，除了入睡我们都十分紧张地度过。以后的往返行车路上也做类似的功课，多少比以往泛泛而看收获更丰。

济南铁路局是津浦线路上的大局。火车站是



第三册《夜袭临城》第8图

德国式的建筑，我们特别注意了它的建筑式样和内部结构。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到车辆段、机务段去察看。这两处有维修的火车头与火车车厢，有分送车头到指定的轨道上去检修的那些机械工和分道工。我们能看到许多未看过的东西：比如机车开动的过程，加煤动作的姿态，扬旗起落指挥的过程，一时进入了不熟悉的境界，也是我们画好火车必须熟悉的世界。火车头有好些停在那里，完全可以由你走近或上下察看，要想一口吃下这许多也不知从何画起，也无从简化。韩和平叹息说：「那就先拍些照片吧。」我知道凭我们的相机和摄影技术，在这昏暗的地方拍下的火车头、机身，只能是灰暗和大白大黑块的东西，未必能使用，不过至少留个大体。正当我们拍摄兴浓的时候，来了一位工人纠察，挡住我的镜头，气势汹汹地说：「车辆重地不准拍照！」还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想和他解释，不料他走开去安排我们的住宿去了，真让我们有口说不清。所幸这时来了另一位铁路工人，说外面天冷到屋里去谈，于是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小屋子里。他们耳语了一阵，那个纠察把我们留在屋里走开了，留下另一名工人给我们倒茶，请我们烤火。这

下明白了，他们把我们当成『可疑分子』监视起来了。

这间小屋三面有窗一面有门，可以望见四方的景物，屋里放有检修机车和其他认不得的工具，是小仓库，还是他们的临时休息室，且不去管它。我们觉得这里是很安静、暖和的『小画室』，正好让我们打开画夹子画速写。屋外的机车、室内的工具、桌椅、物品，我们什么都画，尤其那本来感到一口吃不下的火车头在窗外正前方，倒是可静下来仔细地描绘，而且能画得特别精细。他一幅，我一张地画得起劲，那位工人看得也起劲，还向我们介绍，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管什么用的，慢慢地他相信我们是为画铁道游击队故事而来的上海画家，也就客气起来。

临城是津浦铁路上一个不小的车站，是临枣支线的西面起点站。铁道游击队有很大一部分战斗活动是在这一区域。这是我们选定的一个重要生活点。和县委接上关系后，我们确定了到车站总支那里住下。其实也简单，我们带了个行李铺盖，在党总支办公室的隔壁，安张板床就住下了。要了解铁路工人，要熟悉铁路车站的工作、路警的生活，这是个好地方。路